

比什么

□皮实

我十六七岁的时候,得过一个奖,要去一个离家很远的大城市领奖,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了。他很鼓励孩子们有机会出去见见世面。

然而临行前我很少有地顶撞了父亲。当时他看我收拾行李,随口说:(女孩子)不要打扮得花枝招展,干净大方就很好。

因为前面有姐姐,家里没有为我添置过新衣物。而且我比姐姐矮太多,所以衣服都不太合身。十六七岁正是最为敏感骄傲的时期,我心里早已盘算多日,为难没有自认为好看的衣服。于是平时从不张口提要求的我,听到父亲的话时脱口而出:“都没有什么衣服穿,怎么能打扮得花枝招展的?”

像这么言语顶撞大人,在我家是绝不允许的,父母会沉下脸来,家中气氛肃穆压抑;孩子则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。

但那天父亲啥也没说,也没沉脸。我其实不记得他的表情了,现在也不记得是如何领的奖,当时到底穿的是啥……我只记住了自己当时的委屈,我应该是忙着陷入自己委屈而愤怒的情绪里了吧。

我现在也并不怪那时的自己,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,能有多了解生活呢。我只是心里仍很难过,难过的不是自己年少时没有新衣服穿,而是难过时光不能重回。如果给我机会,我一定不会在那时去触碰父母的尊严。是啊,父亲是一个清贫的教书人,有老母要赡养,有弟妹要帮扶,还有要读书的孩子……他在长身体时经历过饥荒,在渴求知识时因取消高考而失学,在烈日下把背弓成一只虾蟆破肩膀挣工分,在煤油灯照亮的夜里一边抱着孩子哄睡一边备课……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三

尺讲台上沙哑了喉咙,地处偏远却桃李芬芳,这或是令人敬佩的职业,但他领回的微薄工资,不足以为自己的孩子们提供更丰富的物质生活……

爱美的青春孩子,有着紧绷的自尊心,这并没有什么错。同时也没有人去关心一个父亲在那个时间是什么心情。他得得体地保持了沉默,一生不曾为自己辩解过。

过了几年,父亲看望在异地读书的我们。在学校的食堂,他细心地观察着我们的饮食,等我们吃饱后,用馒头把盘中油水擦干净吃下,说了一句让那时的我觉得难堪、如今我想流泪的话:等你们长大后就知道,哪怕挣一分钱也是很难的事。

我们当时已经成了城里人,因为父亲在恢复高考后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恒心考上了大学,他带我们脱离了农村,拿到了当时稀缺的商品粮户口。而在他打下的基础上,他的孩子们也认真读书,终各有一技之长傍身……

今天,人到中年的我想起这件事,也像父亲当年那样,希望我那小小的三岁多的孩子,在未来求学期间,如果一定要和别人比什么,那就不要比吃、不要比穿,比求知吧。我知道这是老掉牙的话,但它并没有错也并不过时,我现在是发自内心这么认为的。如果还要加一句,那就是:比比谁更有勇气,能不卑不亢地做好自己。

若是错失在这段时间里的专注蓄力,错失的会是将来更好自我满足、把握自我生活的可能。这个现实的道理很简单,却很难被人完整理解到。我们在不成熟的时候,看问题往往只是站在某一个角度。万幸我当时在懵懂中,虽没有明确的认识,但没有走错路、浪费最宝贵的时间。

大女人与小丈夫

□胡小词

母亲比父亲大8岁这事,起初父亲一直蒙在鼓里。

母亲高中毕业前得了神经官能症,四处寻医问药多年,等到好不容易治好了病,却错过了谈婚论嫁的好时机,摇身一变,成了老姑娘。外婆看在眼里,急在心上。媒人上门来提亲,外婆放言:“谁要是娶了我丫头,我除了陪送全套嫁妆,外加盖三间大瓦房的钱。但条件只有一个:不做填房。”那年初,外婆倚仗我几个舅舅都在外工作,她手里每月有稳定进项,说话自然底气十足。

有了外婆的许诺,媒人一路小跑去了父亲家。父亲家是他们那里有名的贫困户,爷爷死得早,奶奶拉扯两个孩子日子过得挺紧巴。媒人为了让奶奶早点了却一桩心愿,自作主张隐瞒了母亲的年龄。媒人说母亲比父亲年长六岁,很般配。父亲起初嫌大,有点不情愿。媒人又说:“女人大六,越过越有。”父亲穷怕了,听媒人这么说,有些动心了,一路尾随媒人去相亲。当年的母亲因为没干过什么农活的缘故,确实比同龄的农村女性年轻许多。父亲和母亲相看过后,彼此还算满意,媒人便联合奶奶和外婆紧锣密鼓促成了这桩姻缘。

父亲和母亲的“包办婚姻”并非常人想象的那样毫无甜蜜可言。用父亲的话说,自己也是娶了“金枝玉叶”呢,年纪大点怕什么。可是好景不长,母亲在家里是最小的一个,因为身体弱又多得了些宠爱,嫁来父亲家以后,很快便显出了诸多不适。奶奶看不惯母亲的做派,话里话外常挤兑母亲,母亲哪受得了这个,稍有不满夹起小包便往娘家跑。外婆知道自己女儿的脾气,父亲接母亲回家时,外婆从没埋怨过父亲。毕竟父亲夹在母亲和奶奶间,日子也并不好过。也该着母亲不争气,奶奶想抱孙子,母亲竟接连生了三个女儿。父亲没跟着奶奶重男轻女,私下里对母亲几乎百依百顺。即便后来父亲知道了母亲比他大8岁,对母亲依然不改初衷。

很小的时候,我们姐妹就领教过母亲的“厉害”。有时候,因为一丁点小事,母亲就能和父亲冷战半天。父亲实在没办法,只好让我和姐姐去逗母亲开心。我俩一个伸母亲胳膊,一个抬母亲的腿,不住央求母亲起来做饭。母亲要是高兴了,会笑着起来,然后去给我们做饭。要是赶上火气大,谁也别想让母亲在短时间顺过气来,最后还得父亲亲自去哄。从小到大,这样的事件数不胜数。母亲任性的脾气在左邻右舍人尽皆知,有人笑父亲太窝囊,父亲从不当回事,时间长了,人们都习惯称父亲“模范丈夫”。

岁月催人老。一晃,父亲和母亲已经走过了40年的风雨历程。如今,母亲都是70的人了,却仍然很任性。有时父亲说几句玩笑话,连我们姐妹几个都听得出父亲没有恶意,母亲居然还会沉下脸半天不高兴,一门心思等着父亲去哄。有时我们不理解,母亲比父亲大那么多,却像个孩子,而且一辈子都没长大。父亲反而笑着开导我们说:“我再小,也是男人,也是这家里的顶梁柱;你妈是比我大,可她毕竟是女人啊,女人哪有不找靠山的……”

父亲这个小丈夫就是这样呵护着自己的大女人、呵护着我们任性的母亲,走过每一天。



我真不是那个意思

□朱肖

从我记事起,我就是家里的小公主,享受着爸爸和妈妈的疼爱。我还记得爸爸会摸着我的头,说他明天多接几单好赚钱给我买我心爱的花裙子。我并没有很多的零花钱,但那个时候,我觉得我真的是最幸福的小姑娘。

生活从妈妈怀孕起开始慢慢不一样,直到那个下午弟弟回家以后,家里开始变得一团糟,随时都会响起的啼哭声,几乎占满整个客厅的垫子、洗手间里堆放的尿不湿,还有爸爸妈妈对我的眼神里从来没见过的不耐烦和埋怨。这一切让我感觉到陌生,每天听到的除了唧唧呀呀的尖叫,就是爸爸妈妈的唉声叹气。

我还在奔波于美术和舞蹈班上,但那已经不是我的兴趣爱好,而是我的负担。疲惫的妈妈偶尔有空理我的时候,说的话也是:“我和你爸爸为了培养你,花了这么多钱,你要是学不好,你对得起谁?”手中的画笔和背包里的舞蹈鞋第一次让我心生厌恶。恨不得马上丢掉。

我也开始听爸爸埋怨,为什么补习班

那么贵,如果上课好好学了,还用花这个钱做什么。

突如其来的改变让我恐惧,但是真正击溃我的,还是那天的下午。

班级组织夏令营,每个同学交二百块作为交通工具和一整天的食宿费用,我到家和爸爸说了之后,他的回答让我措手不及:“钱钱钱!就知道要钱!花了那么多钱报那么多班,也没见你学到什么东西!我一会给你们老师打电话,跟他说咱家没钱!夏令营别去了,在家学习吧!”

这一刻,压抑了许久的委屈终于忍不住了,我的眼泪夺眶而出,平生第一次对他大喊:“每天说话,除了没钱就是没钱!什么时候开始,咱们家变得这么穷了!”

我冲进卧室里锁上门号啕大哭,哭了很久,觉得并没有那么难受了,打开门施图要和爸爸道歉,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意思,就听到爸爸和什么人打电话:“我一个开出租的,辛辛苦苦供孩子上学,学美术,学跳舞,容易吗?怎么五年级的孩子就开始嫌家里穷了呢!”

粽子心

□阿筒

小地方的端午,没有那么热闹。诸如挂艾叶、赛龙舟、点雄黄、戴香包等等经典的情节,大都被潦草而无奈地跳过,剩下的主干,便只有吃粽子。

小时候吃的粽子,都是街坊四邻和父母的学生家长送的。几只青绿里泛着微黄的粽子,摆在小竹浅几里端了来,送粽子的阿姨临走时,总要喜眉笑眼地交代一句:“红线是豆沙的,马连草是小枣的”。解开上面的红线或是马连草,把透着清香的苇叶一层一层地剥开,那一刹那间的焦灼和期盼,是一种荡漾满怀的欢喜。褪去了苇叶的粽子,莹润、光洁,四个玲珑的尖角,是那般的规整漂亮,在小碟的绵白糖里轻轻一蘸,像玉骨冰肌的女孩子落了一肩的细雪,看去娇俏,吃来爽滑,煞是可口。

妹妹出嫁那年,按照老一辈的风俗,母亲这里要给亲家那边送九十九只粽子。我家里没有人会包,这九十九只粽子,便只有依靠外援。好在母亲人缘极好,没等她出去找人,早有志愿者上门来说,赶紧把至少十斤的糯米洗好泡上,回头她带两个包粽子的能手过来帮忙。大约是两天后的早上,她果然带了两个阿姨风风火火地来了,老姐妹三个麻利地洗手、落座,嘴上气定神闲地唠着家常,手上的苇叶和红线,则像蝶儿穿花一样跳跃飞舞。一个个粽子,眨眼间从她们的手里滑进一旁的瓷盆,变戏法儿一样的轻快利落!我惊诧得半张着嘴,蹲在瓷盆旁边仔细端详:一个个粽子就像事先称好了分量一样个头儿匀整,紧实周正、棱角分明。一个肤色微黑、富态福相的阿姨见我看得着迷,便面有喜色地问我:“你知道粽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角吗?”我摇头。她便告诉我:“粽子有四个角,是因为从角上咬下去,可以吃得很秀气——糯米团这东西,如果是圆滚滚的一大球,保管会黏糊糊地沾一脸。那吃相,该有多难看?”

我笑了,不知道她说的这个,算不算“粽子四角论”的本源,但以后每次吃粽子,我都会习惯性地摸摸嘴角——果然干干净净地,不要说脸上,就连嘴角和唇边,都一点没沾。

端午节快到了,这些天的街头巷尾,卖粽子和苇叶的渐渐多起来。送女儿上学的路上,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卖粽子的老人,一边慢悠悠地蹬着三轮车,一面诗朗诵一样地吆喝:“啊!买粽杂——(当然是说‘买粽子啊’),可是因为粽子的‘子’和‘啊’连读,听上去就变成了买粽杂)”听着他的吆喝,看着婶子阿姨们拿着苇叶三三两两地走过,我想:粽子这东西,其实也是很有点玄妙的,它柔韧而不失棱角,看似千篇一律的外形里,总有一点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。作为依然不会包粽子的人,便一厢情愿地觉得,一个女人无论长得美丑,也无论是豪爽还是文秀,但凡会包一手好粽子的,多半会有一颗精致的心。

孩子不回家吃

□倪敏

电视里播放的亲情公益广告:父母准备一桌子菜,儿女突然打电话说不回来吃了,于是父母凄凉寂寞地望着

一桌子菜叹气。现实中:我跟爸妈说不回家吃,结果他俩可乐呵了,直怪我不早说,然后立马草草吃饭换衣服各自蹦跶出去,一个呼朋引伴打牌,一个不跳两小时广场舞不回家。